

新中国

70

华诞之
老物件
的故事

自行车变奏曲

□ 缪金星

七十古稀,说的是人寿。共和国七十年,会有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就又感叹起家里那几辆自行车的变迁了。

我出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微薄的工资养育我们七个子女,还得供养爷爷奶奶,日子捉襟见肘。长记性时,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连住的房子也是公家给租的。但父亲有辆凤凰牌自行车,算是很撑门面了。后来当我稍稍懂事,知道了自行车也是公家的,是单位派给父亲用的。

从书里读到,世界上真正实用型的自行车出现于19世纪初,是一个叫德莱斯的德国人在法国巴黎发明的,随后风靡欧洲。汉语中自行车的称谓最早出现在清政府一篇出洋考察的游记里,且一直沿用至今。但我们当地又把自行车叫做“脚踏车”,觉得更加的妥帖,两个轮子一条链子,靠着双脚踩踏前行。

在我五六岁时,街上的自行车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马路上开来游行队伍,当时这样的运动很多。我跟在大人后面捡标语,结果被自行车撞了,还是邻居看到把我抱回家。所幸自行车伤人不是太重,跌出几块淤青过几天也就好了。后来大哥参加工作,家里打算买一辆自行车给他。记得是母亲约厂里的工友发起“兜汇”,十几个人凑在一起,每人每月10元钱,人家让我母亲先用上这笔钱,再逐月轮转,直到最后一人拿回最后一笔整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种融资方式了,但在我小时候,这是一种很盛行的民间“互助互济”方式。

母亲有了这一百多元钱,还得凑齐十几张“工业券”,去国营百货商店打听什么时候有自行车到货,到时再去排队付款。买来的自行车还得上牌照,领取行车证,车管所的民警在车身敲打上钢印代码,这才可以上路。

罄尽家力,经过这番周折而费劲到手的一辆自行车是很贵重的,大哥总是把自行车擦得锃亮,车把上还有他女朋友用毛线结的护套,车身上的三角架也用塑料条一圈圈地缠起来,保护得严严实实。那时候尽管里弄摊位开了很多自行车修理铺,但大哥的自行车从来不叫人修理,轮胎破了或是什么地方坏了,都自己修补。直到他结婚,车子还是新的。至于结婚办喜事,能备齐“四大件”是很有面子了,自行车算作一件,还有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和红灯牌无线电收音机。我高中毕业那年,母亲已病得下不了床,我放下书包就顶替就业,进公交公司当了一名公共汽车售票员。天天劳作于小小车厢内,自行车倒是不那么急需,只是公交车怕脱班误点,需要卡时间,工作半年后,父亲为我买了一块手表。当时的国家百废待兴,市场商品也比以前丰富多了。

我就这样的好运气,公交三年,不久就被调入到一个大单位里。接着又去京城深造几年,圆了大学梦。我在北京的大学原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干部学院,入学时,学校正处在体制转变中,需要通过高考入学,我的同学大多是应届生,而我还能拿着工资读书。在学校的第

一个月,我跑去北京西单的一家车行,花60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也一样的上牌照、领证,但手续已经简便多了。真的说不完这辆校园里的自行车带来的便利,让我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街坊胡同,跑遍了名人故居、展览馆、博物馆,跑遍了大小书店,还有琉璃厂、雍和宫、陶然亭等各处古迹,最远的还跑到八大处、卢沟桥。很多同学向我借过车,来北京出差的同事朋友也都用到过,这不光是便利了。

毕业后,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单位。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这期间,自行车已不再稀罕,到后来连牌照都不需要了。我买过几辆自行车,但几乎都不得善终,其中一辆还是名牌高档车,结果才骑了十几天就换了主人了。算来那是刚刚进入新千年的头十年,很多人用上手机,电脑上网也不再新鲜,我们这个城市一拓再拓,流动人口多了起来,也就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过自行车“易主”的经历。老百姓嘛,一阵骂骂咧咧,自认倒霉,花钱再去买辆车来代步。那个时候的自行车就没人那么勤快地擦洗保养了,倒是车锁越装越大、越装越多,不光前后轮子装锁,还用铁链子与电线杆锁在一起。

就这样,自行车换来换去,没多久,有钱人就学开汽车了,街头上的自行车修理铺渐渐被汽车4S店替代。忽是共享单车出现,自行车终究失去了它的财产属性而纯粹成了代步工具,甚至被称作“绿色环保”了。闲时出门,我更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转转,随骑随停,觉得便捷自在。

古刹深处藏书香

□ 俞国甫

一个细雨绵绵的晌午,我慕名前往位于市中心的七塔禅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去观光朝圣,而是去参观传闻中的栖心图书馆,领略这朵开在佛教圣地的文化奇葩。

从寺院的正大门南门进去,在内务人员的指点下,沿着西侧块石铺就的小径一直往前,在寺院的深处,终于找到了栖心图书馆。整座图书馆为“U”字形的仿传统合院式建筑风格,上下共二层,楼梯之间配有现代化的崭新电梯。图书馆的建筑式样与整个寺院浑然一体,门楣上用金色繁体字写着“栖心图书馆”匾牌,馆名的右下侧标注着“浙东地方文献收藏中心”与“浙东佛教文献收藏中心”两个不凡的标签。仿古型的墙面砖透出久远的韵味。

一踏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方方正正的天井,穿过天井就是装有刷卡门禁的玻璃门入口处。见有来者,一位工作人员从服务台起身过来开门。整座图书馆规模不大,一楼和二楼除了书架之外,还安排了60余个阅读位,配有深色的木制桌椅,桌上置有绿色盆景;二楼的转角处配有三对伴侣休闲茶座。整个阅读空间高静雅致,柔和的背景音乐传递出难得的天籁之音,驻足其间,修身品书的氛围跃然而至。两层的阅读空间非常幽静,在繁华的城市中心,这里窗映城市霓虹灯,门纳寺院芬芳气,是稀有的清静佳地,正可谓出则繁华喧嚣,入则静如止水。

图书馆西侧,紧挨一个精致剔透的小花园,树木葱郁,修建有古典长廊,为读者提供阅后休息、散步与静心思考的空间。古朴的馆舍与充满生机的绿地居于寺院西北角一隅,为佛门静地支撑起一片难能可贵的人文绿洲。在这里,佛教与书香做伴,绿色与檐角相依,成为都市人洗净铅华、荡净繁琐的又一心灵港湾,栖心于书馆一侧,凡尘烦恼顿感烟消云散。难怪前段时间微信上曾沸扬传言:七塔寺内栖心图书馆招聘启事吸引了来自浙江大学等名校的学子报名应聘,原来大家都喜欢这儿栖心阅读、静中做学问的绝妙境地。

据工作人员介绍,栖心图书馆是目前唯一国内依寺而建的图书馆,也是宁波区域佛教文献最为丰富的图书馆。馆舍为2016年竣工的寺院西侧扩建工程的主体部分,于201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正式对外开放,面向读者免费服务。馆藏纸质图书近4万余册,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军事、经济、医学、伦理、社会等诸多领域。

寺内读书,有的说开阔视野长见识,有的说回归天地自然得解脱。于我而言,可以怀着好奇的眼睛和喜悦的心去领会、发现自然和佛学和谐之美,并尽情享受这个过程。有空的时候,不如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循着禅意,在这儿沉浸于书馆的随意和闲适时光,体会甬城寺之韵、书之香、园之美。

总第6715期
配图 张海华
投稿邮箱:
essay@cnnb.
com.cn